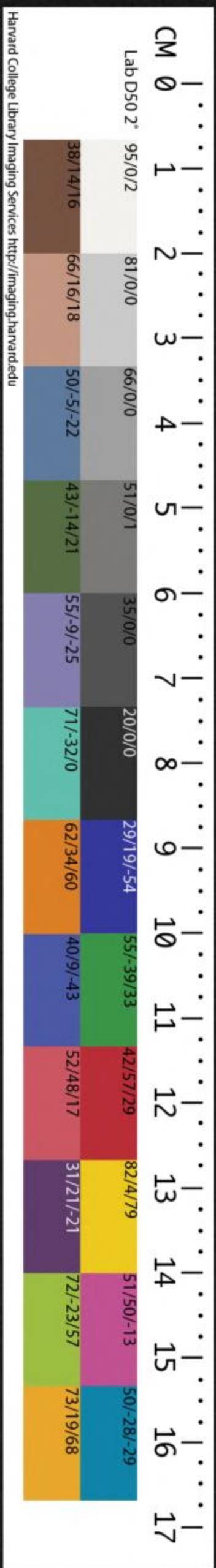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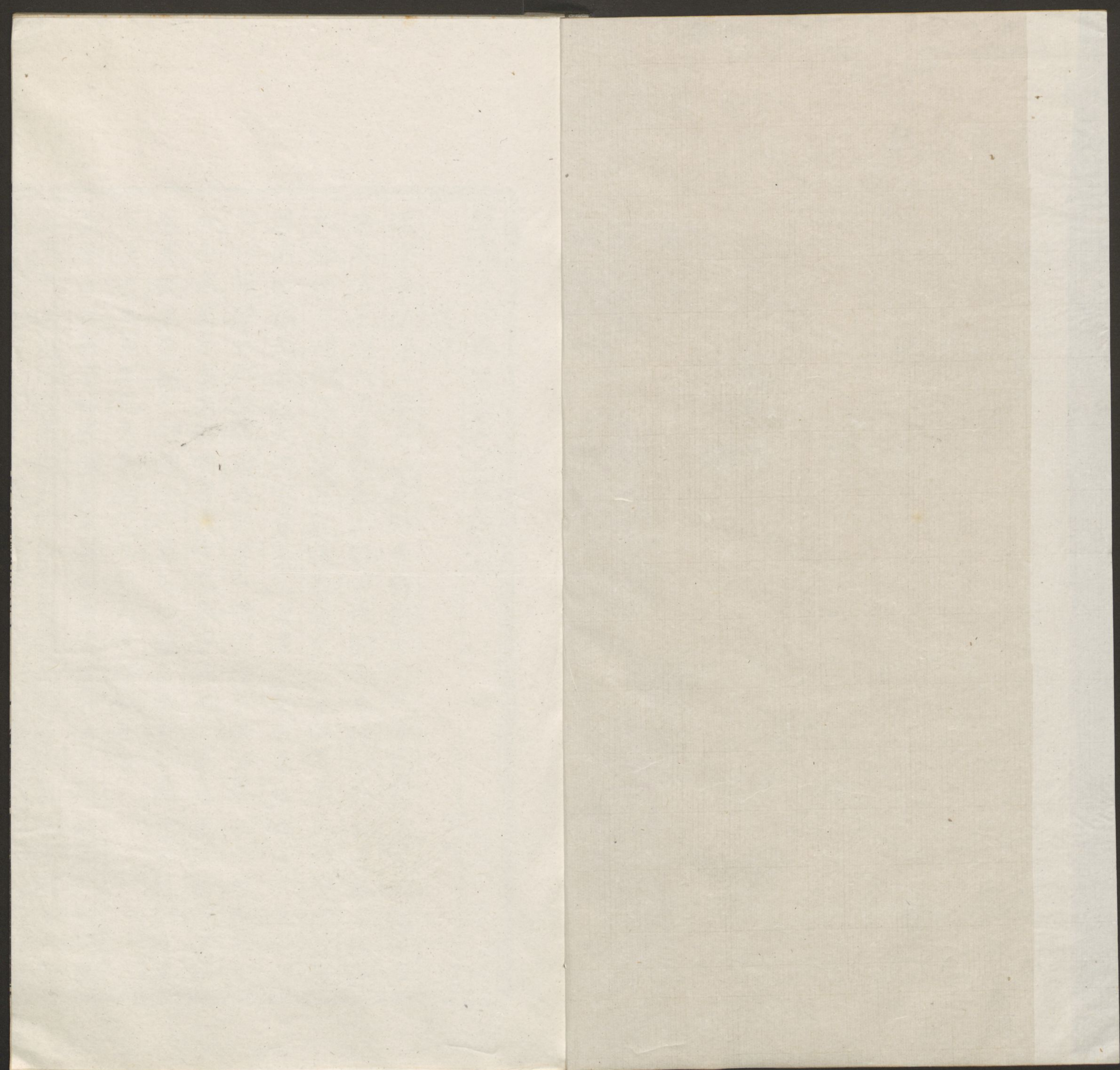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70

T 4664/4244A





灾祥

漢靈帝建寧二年春地是軒前大人民所覺霹靂聲振樹搖使百
德各言災應大司農張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水注於
火相須乃明從陰居伸龍騰響順至為林檎運木為殃谷陰氣厚
用則凝精為雷故大將軍霍去病太傅陳蕃袁宏軍姓族或方且不
前以饒勝五伏赫震海內默然人懷震懼曾無公義不知禮天乃動
威今武備忘東本朝明有災告之春皆無災也宜急為改過從違家
屬其從之若細一切蠲除又皇太后后雖居於宮中居禮不講朝禮
言遠近女望望恩大義無復之報天子無編者言
劉向亦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成於有德故其去不天時上天命
五者思其德故道成則和氣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七

灾祥

漢靈帝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簷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大司農張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電。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災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

謝弼亦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之符也。鳴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

生故吏。並離徒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忌諱。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少府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夫之與人。豈不符哉。告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闕雖見

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
濟亢旱之火。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
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成宋景。其
事甚明。

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
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
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
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
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
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
之象。詩人所謂螭螻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

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
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
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今委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
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楚共工。更相薦說。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
之性。佞辨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
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指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他蜴之誡。殆哉之危。
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
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
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斷絕尺一。抑止聚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
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
悽之心哉。

張文上論災異疏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
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畜人者。象暴政。若獸而畜
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
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搢指求原。皆象群下貪狼。
威教妄施。或苦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
諸侯。勅政脩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
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
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靈帝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

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議郎蔡邕。經學深奧。故密
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
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
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
已。故屢出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皆之發。不
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
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侷於天府。死則
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
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
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顛。為王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瑗。屯

駢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外。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邕又應詔上災異疏曰。詔問踐祚以來。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

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澗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是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邕。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在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後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諸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成加。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

一。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中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車。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付今齋制宜如故典。答風霆火妖之異。

一。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人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備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一。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寒。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一。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劾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

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矣之原。庶可塞矣。

一。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皆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一。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賞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效效。滅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一。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入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手詔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先和元年有日食之異。尚書盧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後。雲

霧晦曖比年地震。事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以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導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導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

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埋。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於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勸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鉅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上甫父子應

時馘戡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違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瑞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瑞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笄從。以絕妄言之路。

魏明帝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譙虛引咎。博諮異同。光祿勳和洽上奏。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蹙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

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青龍中。崇華殿災。詔問侍中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析榱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以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

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又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稜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萋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凌宵闕成。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宵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

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社聖躬。每安社稷。言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時有星孛于大辰。隆又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寢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去。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畫略齊。民不

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譴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禛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帝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將作大匠揚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

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絰。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火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是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宮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番。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

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既定。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齊王即位。曹爽專政。會有日食之變。詔群臣問得失。大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吳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大帝時。步騭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為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西晉武帝泰始四年。以傅玄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諫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早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

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九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

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徃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中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太康五年。五月癸卯。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虬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武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衛將軍司馬孫楚亦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攀于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先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憂於傳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憐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途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無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帝詔賢良方正。直言於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脩。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摯虞上奏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

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篳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咨聖問。

東晉元帝即位。時陰陽錯繆。刑獄繁興。著作佐郎郭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乘見乘加。升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

繁。理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掾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末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蠱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貴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

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籍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高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絲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伏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振。而執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

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耻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家。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

有咎譴。曾未數旬。犬豕再見。日月告曩。見懼時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災感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乞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與誦於群心。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著作佐郎虞預上書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主德始闕。戎狄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

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不足喻。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

成帝咸和初。夏旱。詔眾官各陳致雨之意。虞預上議曰。臣聞人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化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問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

其槓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脩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

哀帝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懼眚。昔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尚書左丞孔巖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畧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立禱久矣。豈須屈萬衆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太常江適亦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

劉向五行傳。洪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叅。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立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黃農上通。則宋災。返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子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適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

曰。臣謹更思尋。祭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禁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

漢主劉聰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

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大史令康相言於聰曰。地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微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包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鷓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天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卒。燕代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尅矣。聰覽之不悅。

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遂廵。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遂廵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水也。五車。趙水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

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獻於劉曜。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構五梁。等西小衰。困蹶衣。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勸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其

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勸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并水竭。構五梁者。并。謂東井。秦之水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水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等者。歲之次名。作等也。言歲馭作等。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次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攘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

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秦主苻堅時。大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苻融聞之。上疏諫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克。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表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備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苻生時。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官門盡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物。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戾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舍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惡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宋文帝元嘉二年。范泰表。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未庭。頃旱魃為虐。元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負甕。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祭之典。以誠會

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寬枉之獄。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舍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高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

三年秋旱蝗。泰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咎。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

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崇自瘳。卓茂去無知之吏。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生。陛下經略租建。意存民食。八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野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暝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

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秦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懃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千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隕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薦疾。重之以愒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七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